

守望：与《青年文学》有关

——写在《青年文学》创刊40周年暨出刊600期之际

□李师东

1984年的初夏，临近大学毕业，班主任蒋国忠老师带我去蒋孔阳先生家里。蒋先生说：50年代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的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，现在他们又重印了，还找我们要一名学生去编古典文学读物。系里推荐你去，去了好好工作。我就这样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
我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，应该是1978年的上半年，当时上课还没有教材可用，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很老旧的数学书，在那年暑期，我把这本书完完整整抄了一遍。没想到这一抄，脑洞大开，到1980年文科高考时，数学差点得了满分。后来的某一天，我在中青社资料室不经意翻到了这本书，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的、许莼舫先生编著的《平面几何学习指导》。今生有缘，从此我就没有离开过中青社半步。

与《青年文学》的缘分，再简单不过。到了中青社，我在文学编辑室编的是古典文学，耳濡目染的却是当时热气腾腾的新时期文学。兼任《青年文学》主编的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大气磅礴，巨手一挥：小李呀，你这么喜欢当代文学，那你就去《青年文学》吧！那时《青年文学》从文学编辑室分出来还没多久。1985年10月，我换部门，到了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。

从在《青年文学》做编辑，到后来分管这份刊物，37年了，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我居然一直没有和这份刊物脱离干系。至今想来，我都以为不可思议。

承蒙出版社器重，从2001年开始，我把社里的十来个图书编辑部挨个分管了一遍，还分管过印务和发行，负责过工会，现在正忙着中青总社十二条办公区的整体装修。而一以贯之的，唯有《青年文学》。这是什么缘分？

80年代的《青年文学》，那才真叫一个闹腾。王朔编剧的电视连续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据说有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的影子。电视剧里杂志社主编姓陈，而我们当时的主编就姓陈，陈浩增主编，后来是我们中青社的总编辑。那个时候，到了单位，从办公室的窗口往下探，就见《青年文学》的编辑周晓红花枝招展地走进了十二条的院子，而且每天装束都不重样，一路的欢声笑语，像是在暗夜夜里亮起了一连串的灯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编出过航鹰《明姑娘》、铁凝《哦，香雪》的人！后来很多人都会说到马未都，说他谈文物、讲诗词能会说会讲。其实，马未都的口才可不是后来才有的。那时候编辑部要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，气氛多少有些沉闷。就见马未都编辑要开口说话了，他先是清了清嗓子，再轻咳一声，然后挺认真、特诚恳地说：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吧，是真是事，不是我瞎编的。马未都讲完了，大家捧腹大笑，半天连气都喘不匀。会议自然早已不再严肃。那个时候的《青年文学》哦，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正在兴旺时期，朝气蓬勃，英气逼人。

是的，《青年文学》一创刊，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。在创刊号1982年第1期上，打头的栏目是报告文学，作者梁衡，现在早已是文章大家。小说的头题是天津青年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《明姑娘》，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。同年第5期的小说头题是魏慧新的中篇小说《燕儿窝之夜》，后来被拍成了同名电视剧。同在第5期上的铁凝短篇小说《哦，香雪》，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。在1982年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，上述的这三篇小说作品均榜上有名。在创刊仅仅一年的六期双月刊中，《青年文学》就有三篇作品荣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，可见它起点之高、实力之强。很多年后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成了现在全国统一的部编版高中一年级《语文》的课文。1983年1月，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史铁生的短篇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荣获过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



小说奖，早已成为“知青文学”的经典作品。说到《青年文学》，人们就自然会想到《哦，香雪》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这是《青年文学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重要文学标识。80年代，《青年文学》在历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都有作品获奖，这都成了惯例，《青年文学》在同行中的地位有目共睹。

《青年文学》爱才，从一创刊，它就在积极培养、全力推荐青年作家，就在发现才华、成就才华。除铁凝、史铁生外，梁晓声、张炜、苏童、迟子建、王朔等都在《青年文学》上发表过早期的重要作品。陈染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嘿，别那么丧气》就发表在《青年文学》上，让我写的同期“作品小析”，当时我还在文学编辑室。刘震云也是《青年文学》重点关注的作者，他在《青年文学》1988年第1期发表的中篇小说《新兵连》，仍是记忆犹新的“新写实”代表作之一。

80年代的《青年文学》充满朝气和活力。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，大多在《青年文学》上发表过重要作品，不少青年作者从《青年文学》走上文坛。后来人们怀念80年代的文学情景，《青年文学》作为全国青年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，有着一份不可忽视的文学功绩。

进入90年代，《青年文学》在培养青年作家、推出优秀作品上一如既往，还有不少新的创意。作家登上文学刊物封面，是《青年文学》的一个创举。我们从1993年第1期开始出现封面人物，第一个封面人物是刘震云，第二个是刘醒龙，第三个是陈源斌，一直做到1997年年底。一年后，我们又恢复了封面人物。后来大家聊起来，就会有作家说，我是《青年文学》某某年某某期的封面人物，可见这一创意的影响之深。从1994年第3期到1997年年底，我们开办了一个主打栏目：“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”。这一栏目做了四年46期，一共推出了55位“60后”作家的82篇中短篇小说，不少作家成了当期的封面人物，如余华、苏童、迟子建、格非、徐坤、毕飞宇、邱华栋、范稳、关仁山、朱晖、麦家等。后来许春樵、叶弥、程青、何向阳、张执浩、红柯、祝勇、孙惠芬、洪治纲、凡一平等也都依次上过封面。我们真正让“60后”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走上了文学的前台。

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，我们更是不遗余力。1991年年初，刘醒龙寄来中篇小说《威风凛凛》。小说写得非常扎实，情节丰富到有撑破小

说纸面的感觉。我向编辑部提议去湖北黄冈找刘醒龙面谈修改意见。为一篇小说的修改出一趟差，领导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小说后来就发在了《青年文学》1991年第7期上。刘醒龙紧接着写了中篇小说《村支书》，我们安排在了1992年第1期。在编发《村支书》的同时，刘醒龙寄来了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，比前两篇又上了一个档次。本来是安排在第3期，因为4月份我们要庆祝创刊十周年。但考虑到邮局的半年征订，把《凤凰琴》安排在了第5期。我们预感着《凤凰琴》会不同凡响，围绕《凤凰琴》，做了不少功课。我们联合《小说月报》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召开刘醒龙作品研讨会，据说这是90年代初在京召开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，陈荒煤、冯牧、李国文、雷达等前辈出席会议，对刘醒龙立足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我们协助联系同

名电影的改编，很快出版了刘醒龙小说集《凤凰琴》。要召开《青年文学》创刊十周年庆祝会时，《凤凰琴》尚在编辑加工中，主编陈浩增拍板，外地作家就请刘醒龙一人作为代表，并安排他和史铁生、刘震云代表《青年文学》培养的三茬作者作重点发言。可以说，我们把当时能想到、能做到的事都做了。当然我们不可能想到，30年后，《凤凰琴》的篇名会变成地名，湖北有了一个最基层的社区机构“凤凰琴村”，也自然没有想到前段时间全国百余位专家学者会云集湖北英山，重温《凤凰琴》。

《青年文学》推举作家作品，向来有胆有识，不拘一格。《青年文学》作为发表文学作品的原创刊物，没有发表评论文章的专门栏目。即便有评论出现，也是在与同期作品随物赋形。2000年年初，当我们读到青年评论家何向阳45000字的长篇小说评论《十二个：1998年的孩子》后，深为作者独到的批评视角和出色的细读能力所震撼。我们毅然决然全文刊发了这篇文学评论，并让作者上了该期的封面，以示刊物的看重。一本原创文学刊物，如此重视一篇评论文章，在同类文学刊物中肯定是例外。后来这篇长文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，这在文学创作刊物中自然也是少有的事情。这在我主编任上的事，在这件事上我对自己很肯定。

《青年文学》一直保持着高质量的办刊水准。进入90年代，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，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刘醒龙的中篇小说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、张建伟的报告文学《温故戊戌年》、何建明的报告文学《共和国告急》分别荣获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；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，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迟子建的短篇小说《清水洗尘》、何建明的报告文学《落泪是金》、何向阳的文学评论《十二个：1998年的孩子》分别荣获短篇小说奖、报告文学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。

进入新世纪，《青年文学》初心不改，使命如一。在文学刊物被边缘化的不利形势下，邱华栋、唐朝晖相继接任刊物主编工作，坚定文学理想，坚守文学阵地，想方设法细心呵护《青年文学》的生存发展。顺便要说到我的前任主编黄宾堂的一个小段子：前几年在“中国好书”颁奖的彩排现场，宾堂作为总编辑代表作家出版社去参会，临到颁奖环节，主持人叫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，就见宾堂兄脱口应道：到！让在场的人很是诧异。这足以可见他对《青年文学》、对中青社的感情。

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，《青年文学》在同类刊物中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原创刊物，确实存在一定生存压力。中青总社一直重视文学原创力的价值和作用，对外把《青年文学》作为中青文学形象的展示窗口，对内把《青年

文学》作为文学出版的动力源和发动机，一直鼓励《青年文学》坚持培养青年作家、发表优秀作品的定位，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给予了一如既往、坚定有力的支持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文学刊物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根本性改观，《青年文学》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。《青年文学》紧扣城镇化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特点，把“城市书写”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关注重点，开辟“城市”主打栏目，推出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，举办城市文学论坛，产生广泛影响。《青年文学》继续在推举文学新人上发力，在“推荐”“灯塔”等栏目中，由知名作家点评青年作家作品，让青年作家袒露创作心迹，很有新意。还时不时有颇具创意的小辑或专题出现，在跨界合作和全媒体运营方面也有一些可贵的尝试。主编张菁带领《青年文学》团队，与势并行，办得很用心、很努力。近年来，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陶丽群的中篇小说《白》、哲贵的短篇小说《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》、昇愚的短篇小说《春暖花开》、杨方的中篇小说《澳大利亚舅舅》等，都是可圈可点的好作品。在前一段的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，由张菁主抓的蔡东短篇小说《月光下》名列榜上。这是一篇十分难得的优秀作品，和《青年文学》以前发表的《哦，香雪》《清水洗尘》有着一脉相承的气韵。

《青年文学》是中青出版的一道文脉。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、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刘震云的《新兵连》、刘醒龙的《凤凰琴》、迟子建的《清水洗尘》、麦家的《解密》、胡松涛的《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、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陈晋的《新中国极简史》、蔡东的《月光下》等等，都是这道文脉上结下的果实。从作为《青年文学》的刊物作者到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图书作者，从《青年文学》发表的原创作品到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，尤其是产生广泛社会影响、成为现象级文艺传播的《人世间》的出版，都有着《青年文学》源远流长、不可或缺之深刻作用。把《青年文学》经营好、发挥好，中青文学的出版成果和文化影响会更加丰硕繁盛。

《青年文学》走过了40年，还会继续走下去。怀念离开我们的老主编王维玲、副主编赵日升和当年与青年作家刘震云、莫言过从甚密的编辑李景章。

感念所有在《青年文学》付出过心血的新老同事。

感谢一茬又一茬的青年作家对《青年文学》的信赖和托付。

是人都会老，但有了在《青年文学》的文学经历，不论作者、编者、读者，心中就有了一个永远的少年。

衷心祝愿《青年文学》永远年轻！



1 那次相逢，缘于秋末冬初的一次采风。

我们那一届，是安徽省作协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员。根据课程安排，有一次难得的采风活动。商务大巴刚一停稳，同学们便散在那条街道的各个角落。当身旁突然空旷之际，我发现原来自己正置身于小巷尽头，体验着由心底陡升的惊讶。

那是一种周身发凉旋即又浑身炽热的复杂情感，一瞬间化作与血液一样的奔涌：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居然似曾相识？灵魂仿佛被击中，思绪里压满的子弹迫不及待，嗖嗖地飞出一串悠扬。

此处是叶集，安徽省六安市的一个集镇。

据当地一位作家介绍，叶集的“叶”，与姓氏无关；满街走过，也几乎没看到有什么迥然不同的叶子。然而那天之后，我的内心却收藏了这片“叶子”。似有若无的一片叶子，可能是一页书、一张纸、一段锦文，或一个美丽的名字。

2 出发之际，老师介绍说，今天的公益导游是当地小镇的女作家。

老师刚一说出她的名字，课堂便有了燃爆似的声响。有人议论开了，似乎早就关注了她。没想到这样一位小镇上的语文老师，居然小有名气。

这么一说，我便记起曾读过她的一部散文集。我读散文，追求思想与风骨，而她像是一位技艺娴熟的村妇，腌制得一手醇香的美文。她的本本集子如同腌菜罐子，揭盖十里香。一篇篇散文如一碟碟小菜，就这么与你对视，似乎丹唇未启，香气阵阵；哪天你要是

嘴里没什么味，翻过三两页，嘎嘣脆香——家乡小菜，爽口着呢。

之所以提到家乡小菜，的确是那些天，一连几天的文学大课似饕餮大餐，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，好多人一时消化不良。这时插入了一天的采风活动，还是红色文化之旅，这不正是好事一桩吗？

见到的那位作家老师，一路尽职尽责地充当着文化导游。我们此行有省文学院讲师，还有文学名刊名编。在那条皖北极为常见的街道，我们的步子随意而飘逸，满街飞扬的文思在阴霾的冬日隐约可见火花飞溅。

3 起先的一路风景，多是复制粘贴类拼图。而当路过一片菜园似的农田，还有零星的几间农舍时，我才远远看见，那位作家老师的神情有了一种庄重，一种与芳华妙龄极不相称的厚重。

前头，是一家纪念馆，一个纯文学纪念场所，与一个叫台静农的名人有关。伫立在那间散发着浓浓书香的屋子里，随着那位作家老师一身红衣影子徐徐向前：听了，看了，散了……

眼帘里，老师与同学们渐行渐远，早有一些人急匆匆地穿过农舍那端的菜地。快到饭点时间，商务大巴的司机等不及了。

突然，有了那么一串悠扬，像是追逐，更像子弹似的从身后射来，重重地一下一下，拍着我们的后背，让一张张脸不由自主地转了过去。哦，笛声，久违的笛声。

一位上了岁数的老汉，一身清瘦模样，一声不吭地成了雕塑。真不知什么时候，他走出那间屋子，一时仿

佛成了立在外面的一根柱子。虽说远远地看不真切，但那不断追逐而来的旋律，让我们不由得注目：他衔着一根竹管，吐出一曲丝丝缕缕的呼唤。

似乎一切都凝固住了，只有一串串的悠扬在空中飘荡，间或看到一只只欢送的鸟儿，在天际扑闪着翅膀。

是谁？还会有谁？清风之间云海之际，似乎伸过来一只只柔软的手，连同远处的那位一身红衣的作家老师挥舞的手臂，摇曳着、招呼着无声的挽留。即使是送别，那也撑开了一脸的枝繁叶茂。

这时，我们才知道，这位老汉是台静农的后人，多年以来一直独守在这家文学纪念馆里。这是他家送别友人的一种礼仪，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着，风雨无阻。

叶集被商务大巴远远地甩在身后，我的思绪还是拧不过弯来。我不知道，这位牧笛放歌的老者，是台氏家族的第九代嫡亲；我只知道，这家纯文学纪念馆是免费开放的，如果说这是临街卖艺，这位老者几无收益，到底又能坚持多久……多少年之后，再来叶集的人们，还能不能听到这一曲悠扬？

那一曲悠扬，自那年起萦绕耳畔，隐约于故乡上空，让我时不时地眺望起故乡敬亭山上的那朵孤云，以及高高飞尽的众鸟。故乡前方不远的桃花潭边，一千多年前的盛唐之际，不也上演过类似的悠扬相送之声？

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只不过，一个踏歌，一个吹笛；那边是汪伦与李白，这边是台静农与我们……